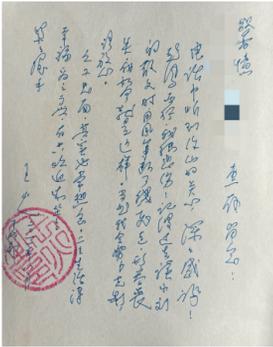


文坛真君子王火先生

□刘馨忆



2000年3月28日，刘馨忆与马议述、王火、柳建伟在一起。



王火题词。

前几日，想记录一些资料，方便翻看，就在书橱里找出软皮笔记本，看见我曾经记录的一些趣事和事件，其中第十五条是关于王火老师的，我读了起来：

10月21日，我参加四川省作家协会举办的专题座谈会，以缅怀那位不朽的人民作家巴金。几天前的17日，巴老刚刚去世。当我步入会议室，发现已坐了不少人。熟悉的身影散布其中，但因距离较远，不便打扰。我注意到夏编辑坐在主席台下面的最侧的座位，旁边空着几个座位，于是我走过去坐了下来。不久，孙建军也到了，坐在我身旁。巴金文学学院的副院长傅恒，主持这场座谈会，随后开始了自由发言。省作协前党组书记宋玉鹏首位发言，紧接着是陈之光、杨牧等老师。从我的位置望去，主席台最远处，是一位身着黑衣的人，看着像王火老师，但又觉得不像。

从侧面看，他看起来不仅瘦削，头发几近全白，稀疏得甚至可见头皮，显得异常苍老。而我记忆中的王火老师比这形象要神采奕奕得多。问孙建军，他侧头端详片刻说，是王火。我十分惊讶于他的苍老，孙建军感慨地说，毕竟80多的人了。想起春节后，我见到的王火老师，状态还十分好，仅仅半年多，竟又添了岁月的痕迹。

过了许久，王火老师才发言。他的声音低弱而沙哑，似乎嗓子患了病，从声音听，比形象更为衰老。我不禁回想起他75岁时的矫健身影，那时我32岁，没想到短短5年，岁月竟如此改变了一个人。

会后，我向他走去，他正为人签字，我帮他按住卷起的边角，等待他签完，我才喊他。他抬眼看到了我，于是站起身来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说：“哎呀，你，哎呀！”眼神里有欣喜，有挂念，语气里仿佛是他十年不曾见面的女儿。我紧紧地握住王火老师的手，他的手凉凉的，手心有汗。忽然就想起，他前些天在电话里曾说要来看我，我当时感慨地说怎敢让王火老师来看我，应该我去看望他。我意识到他是对自己不自信了，那一段他可能生了病，想走走想走的路，看看想见的人。想到他的关怀、他的身世和他待人的真挚，

心中感动，眼中有泪。

如果不是这段记录，20年后的我，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一次见面。我静静地坐着，看着春光在窗前流过，不禁回想起了我与王火老师的交往，深深感到，我何其有幸，认识了这样一位当代文坛的君子。

认识王火老师，大概是1999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老师来成都组稿，他在《当代》杂志当主编，刊发过我的一组散文《重现的西藏》，给开始写作不久的我很大的鼓励，我自然要去拜访的。也因此遇见他去拜访的王火老师，还有别的作家，从何启治老师郑重的介绍里，我认识了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，王火老师。那天关于文学的聊天激情四溢，灵感与火花不断在语言里闪现。该吃午饭了，我和柳建伟在玉林的一个川菜馆，请二位老

照片，对焦不准，又曝光过度，让如今的我不免遗憾。

王火老师不仅是绅士，更是君子。

他对女士非常尊重，他对弱小的爱护，让所有认识他的人赞叹。这不仅来自他的教养，更来自他高尚的品格。

一位外地的年轻作者，在王火老师工作过的四川文艺出版社，出版了自己的书，他买了几百本的样书，暂时寄放在了王火老师那里，却很长时间没有运走。急需书的时候，外地作者就给王火老师打电话，让他帮忙邮寄。王火老师那时已经快80岁了，每次他都仔仔细细地，用细绳捆严实，再去邮局。我们都劝他一次性寄给作家本人。他却说：外地作家不容易。一个大作家，一个老者却甘愿为外地年轻作者，做这样的事。王火老师的为人，让我们十分感慨，对他多了解一分，就多一分敬重。

王火老师年轻时是记者，日本战败投降，王火老师是全国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记者，写有系列有关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and 审判日本战犯的重磅报道。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为《战争与人》的素材，促成了王火老师从大记者到大作家的跨越。也因此他对同时富有文学写作才华的记者格外关注和偏爱。采访过王火老师的记者蒋蓝就是他极为关注的人，因为蒋蓝散文写作的文体创新与写作视野的广博，都展现出了他在散文写作上极端的才华。当时省委领导去看望王火老师时，问他有什么愿望，王火老师却说：“你们要多关注蒋蓝。”可见王火老师对蒋蓝的写作是多么认可。对热爱文学写作并有才华的人，老人家的推举真是不遗余力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有十多年懈怠于写作，便羞于再见王火老师。2009年，王火老师的老伴凌起凤老师患病，王火老师都陪在身边，劳累神伤。2011年，凌起凤老师去世，王火老师更是悲伤难抑。这个

冲破台海封锁，转道香港，制造自杀假象，只为前往上海，奔赴未婚夫王火的忠贞女士，数十年未见过台湾的亲人，成为王火一辈子的灵魂伴侣，她的离开，王火老师自是悲伤难过，我说去看他，他不让我去。确实，任何的语言，都难抵达，安慰都是无力苍白。2011年8月，他寄给我一本名为“永远的怀念”的“哀册”，是为纪念凌起凤老师的，扉页上，王火老师写道：“馨忆惠存留念：电话中听到你的关心，深为感谢！凌凤西行，我很悲伤！记得过去读小刘的散文时，用风筝断了线飞走，形容丧失，我知凤就是这样。当然我会努力克制，望放心。久不见面，其实也常想念，你生活得幸福，为之高兴，有空欢迎来坐坐。握手！”

而疏于写作的我，忙于生活和工作来掩饰，又因考虑到面对他失去伴侣的悲伤，也需要静养和调整，不便过多打扰。后又陷入生活的缠绕之中，竟是再没有去看望王火老师。

去年，与田闻一老师交流，他发给我写王火老师的文字，知道他常与王火老师联系，还让田闻一老师再与王火老师联系时，代致问好，并转告说：我记着他的鼓励，退休后，我又开始写作了，等有新书，我亲自给他送去！

前两天，见到蒋蓝，听他说王火老师又住院了，情况不容乐观。他还给我看他与王火老师数年前的合影，比2005年开会时见到的王火老师更加瘦弱了。岁月的流水，从我们身上流过，年轻的我不再年轻，老者王火老师更加衰老。回家翻开那个软皮笔记本，再次阅读那次开会看到的王火老师，心里甚是懊悔，这么多年，竟然再没有去看望王火老师。心里满是自责，更有几丝慌乱。

未见王火老师的那么多年里，一想到这里，都是他健步如飞的背影和爱护尊重女士的绅士风度。

今年，王火老师就要满101岁了。只望他老人家能平安健康！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锦观

2025年4月8日 星期二

吒儿，为您呐喊

——写在《哪吒2》票房突破150亿之际

□陶鸿

成都处于神秘的北纬30°线上。几千年来，代代蜀人创新创造，敏感敏锐，自强不息，立说立行，采天地之精华，集日月之灵气，新陈代谢，守正创新，成就了万千气象。乙巳年春，电影《魔童闹海》红遍中华，走向世界，吒儿响彻世界。深思之，遂成下言。

前世

我为巍巍华夏人，你为剔骨削肉本土汉文化人，一眸擦肩，惊艳了五千年的中国时光。芙蓉花绵绵而绽，长虹音靡靡而绕，蜀江水碧蜀山青，谁的深情熏染了海枯石烂的一见倾心？

今生，

你小小身躯，悠悠文脉，前方无路，便踏出一条路；天地不容，就扭转这乾坤，水流脉脉，滋润千年。你一派正气，不畏神、仙、妖、魔界限。脚踏风火轮，手持火尖枪，照亮了我的心间，情过深处，公平的呼唤点燃了谁的一帘幽梦？

从此，风餐露宿，日月为光，以前你一直在躲，在藏，直到无路可走，才明白如何面对这个世界。命运不公，你便与它斗到底！你，从不认命，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

从此，你就在唐诗宋词里痴痴的等，等你的一个回复。将你的表达轻拥入梦，你就在诗经离骚里脉脉的候，候你的目光穿越沧海桑田。轻轻滑过你颤颤的灵魂，你知道，不求天长地久，只求斗争不息。

想着，在这个春季，你的独特表达，会如芙蓉花般开满我宽广的手臂，沿拼搏的漫漫长路，你会开心地握住这份快乐，用吒儿的名字正名。

没有人知道，这世界上，这葱葱产业，这蔚蔚蓝海，属于浅相遇，深相知；更没有谁知道，这世界上，究竟有多少吒儿一样，属于诗与远方，属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！中国是你今生最美的相遇，成都是你今生扬名的启航，纵隔了三山五岳的距离，一言相识，仿若倾心已久；但凡交谈，已春秋相惜。

你说，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童话，你的犀利丰盈了成都的底蕴。我说，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！始终相信，公平是人间真理，也许，今生你就是为成都而来。

想着，在天街小雨润如酥的石径上，与你心心相印，于无穷的人群中，于无限的时光里，成都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恰巧在你不经意间到来，这，何尝不是一种深深的成都美学！

情感

辣子鸡，不仅仅是一种味道

□余庆

春寒料峭，细雨绵绵。回到家乡，为了那藏于市井的辣子鸡，我手挽乡野绿意，来一场风姿自显的行走。我就像一棵茅草，悄悄伸延到层层叠叠的石阶，穿过布满青苔的小道，迎着隘口的风儿，飘到一个叫“大山三队”的地方。

看山不厌，吾心悠然，远处的电视塔在树影婆娑中若隐若现……忽见水塘清莹透明的涟漪，璀璨不息的水滴声，恍如滴滴嗒嗒的杂色火花，置身于“游园惊梦”之境，顿时有一股饥肠辘辘的感觉。

鄙人吟啸且徐行，三言两语间，只为一道菜，一个人。

来到了炊烟中的餐馆，那是一处坐西向东的老式宅院。在昏黄而迷人的灯光下，一抬头就和屋檐下悬挂的腊肉、香肠和风干鸡来了个亲密接触。顺前院那棵粗壮茂盛的香樟树望去，猛然发现，一瓣树叶悄然落下，隐约藏着一张熟悉的脸……

“你是文二哥吗？”

他的腰上系着一条青蓝色围裙，拿着汤勺气定神闲地点头应允：“哎，老同学来啦。”他伸出一只手，左右端详，也是喜滋滋地托着手掌向我细细展示粗糙的掌纹，“老了！”

同窗老友相见，淡看世事沧桑，无需多言，亦如冯唐所言：“生活中的顺境与逆境，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风景变换，无需将其截然二分。”

他左说右说，喉咙和我一样嘶哑地暴叫……我们距上次依葫芦画瓢的同学会也近二十年了，心里莫名悲哀。人生过半，旧事前尘两茫茫；回首彼岸，貌似心扉一场。我们说着话，他夫人在一旁杀鸡、烧水、热油。“好哇，等你嫂子忙完，该我上了。”他挽起袖口对我说。

看来，文二哥爱烟火，胜过爱清欢。他有板有眼地先把鸡肉切成小丁，用料酒、胡椒粉、盐、淀粉、色拉油一并腌制。第一次炸变色就捞出备用，将表皮变焦黄的鸡丁与洋葱、姜片一起爆炒；随即放入藤椒尖椒，并慢慢地泼上一勺生

抽一勺白糖，几滴老抽着色。就这样，带骨的鸡丁在咸鲜醇香麻辣味浓的鼓动下，魂魄频频归去，一个意味未尽的世界；再撒点油酥花生，借助火势快速翻炒，脆的脆，辣的辣。

据史料记载，辣子鸡是川菜中的“扛把子”。在晚清有一册手抄本《四季菜谱摘录》中，记录了“辣子鸡”的做法。看似独具一格的盐帮菜，实则构成了独特而鲜明的饮食文化图谱，可知矣。

“开饭啰！”一连接着又一声，美味佳肴摆满桌。

我耷拉着脑袋，坐享舌尖上的盛宴，每一道菜着皆满载深情。弹指间，细品有嚼劲儿的辣子鸡，意蕴悠长，令人回味无穷。此间得我，感受“冬夜仄久坐，颇幸一醉眼”的诗意，自然晓畅。

他夫人笑盈盈地催促抽早烟袋的老者。原来是文二哥的父亲。唉！几十年没见的老人家身体挺硬朗的，我便想起文二哥在“大山三队”偷摘柑橘子的样子。甚至，还能想起他屁股墩子那淡紫红的血迹。

嫂子听我俩的老话，竟自坐在凳子上大笑起来……有道是世事熟看，在不辣不欢的时间里发酵，都是情愫在释放天性。仅此即比，两杯烈酒入喉；不受谗辞，一切都时过境迁。

我回乡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哈哈一笑，面对旧人旧事一言不合就开溜，也难以消解尴尬。此说未当，心下惘然。尽管那些匪夷所思的情节、故事，都在憋屈的矛盾中不挣不抢。总之，茶味已淡，偶有私话。不假于物的夫妻俩经营这家小餐馆，不再安愉而寡求。我看得出来，多年不见的文二哥，热情藏肚里，只因有一种超脱尘世的豁达，在离奇突兀中找到归宿，是他今生最大的守候。

毕竟他的梦被命运折叠多次，直到安居于“世外桃源”，镌刻独属于自己的轨迹，不困于过往，不惑于将来，清静无为地隐着，忙碌着。

我望着窗外，自知也无言，伴作玉山倾倒，以此自欺。

风物

蔷薇的千年芳踪

□舒墨煌



【宋】马远绘《白蔷薇图》。

在所有植物中，我对蔷薇是情有独钟的。刚出生时，父亲以“薇”为我取名。儿时，我曾问过父亲为何独取“薇”字，他回答得极为简朴：因为蔷薇像野草般，好活。我心里颇不服气，却也无可奈何：那就以“薇”之名，好好活吧。至成年后，有了自己的家，有了一方小小花园，便每日研习园艺，渐渐爱上了这些刺物。

今年春寒迟迟未解，似一阙总也填不完的《无题》，教楼顶花园里的蔷薇比往年更添三分矜持。某日清晨，突然发现攀在檐角的蔷薇“呼吸香气”垂落一帘粉白的花，甜美花香缭绕，花枝蘸着晨露在窗间勾画，挑抹起三分宋词的水平。

一直颇为疑惑：在二十四番花信风中，蔷薇、茶靡都在榜上，为何同为蔷薇属的月季却不见芳踪？二十四番花信风始见于宋人晏殊笔下，宋时月季已遍植汴京宫苑，多得文人墨客喜爱，按理说月季也应占春风一席。后来细看回家马远绘制的《白蔷薇图》，大花重瓣层叠分明是月季形貌，我似有所悟：大概古人观花原不拘泥于名相，花信也无关名谱，只道是“蔷薇架上月季香”。所谓“惊蛰三候蔷薇雨”，恰似一把收拢了蔷薇、月季、玫瑰三种花名的纨扇。

我在花园里种了40多种月季，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，它们会在春天争先恐后地爆发。每到四月，我总爱在开满月季的花园里

发呆。这花园，我原本打算以紫白色为主基调，不料一人“月季坑”，便再也收不住手，各种颜色各类花型都要买几种，甚至不同的香型也要占全。花园里仿佛专为月季开了一场造化盛筵，必须要座无虚席才肯罢休，活生生把潇湘馆变成了大观园。

我这后宫佳丽三千啊，总在这柔蔓上开出万千心事，回望着上古遗落的瑰丽诗篇。你看那唐棣在《诗经》里摇曳，“何彼穠矣”的惊叹穿越时光，化作了宫墙下层层叠叠的春色。汉武帝建元三年（公元前138年）的春日，当未央宫阙的檐铃摇碎春晓寒露，数株“蔷薇”带着烟雨的气息，被呈入汉武帝的上林苑。想起年轻的君王与丽娟执手看花时，丽娟解下金步摇换得蔷薇“买笑”典故，倒比眼前的满园名花更耐得光阴摩挲。春色中，我在楼顶赏花喝茶，天空中时不时有鸟影掠过，心中不由得浮想联翩：想必千年前那从“绝佳佳人笑”的蔷薇，一定也在铜雀春深里，窥见过未央宫阙的流云聚散吧？

千年间，这些带刺的精灵在中国文明的肌理间纵横生长。中国历史上关于蔷薇属植物栽培的记述和分类，所涉书籍众多。中唐时期，宰相李德裕首开植物异地引种记录，在其私家园林中引进了70余种奇花异木，其中就有会稽的百叶蔷薇，并收录在《平泉山居记》一书中。周师厚又在《洛阳花木记》中记述了刺花花类37个种和品种，有的品种至今尚存民间。

现存于大英博物馆中的晚唐绢画《引路菩萨图》中，绘有一朵蔷薇花，花朵硕大，花形高芯翘角，与现代月季相似度极高。充分说明唐宋时期，蔷薇属的园艺栽培技术已经很高超，城中遍植蔷薇的景象在诗人们的笔下铺陈。想来放翁携酒过练桥的春日，怕也撞见过秦少游笔下“无力蔷薇卧晓枝”的娇慵；元祐五年“芍药争春，芍药担子与蔷薇花篮争艳，太学生们恐也曾捧着苏轼玫瑰三种花名的纨扇。

到了北宋时期，宋祁的《益都方物略记》里，详述月季花为“花亘四时，月一披秀，寒暑不改，似固常

守。”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写到苏州、杭州一带已遍植月季花。与他同时代的汪藻则著有《月季新谱》，所列月季名品41个，其中极品4个。

明朝的著述就更多了。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有月季花“处处人家多栽插之……，千叶厚瓣，逐月开放，不结籽也”的叙述。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把蔷薇属植物分成蔷薇、玫瑰、刺藤、木香、月季花类。米棣的《救荒本草》中，已把金樱子诗成舒州、宣州和泉州三大种源。

到了清代，已有月季专著问世。如《月季花谱》中写道：“吴下月季栽培之盛，超越古今，种数多，色相之富，足与菊花并驾齐驱。”而在疑为清光绪王宗淦所著《月季谱》中，列举月季品种52个，并对多数品种的性状作了描述。

当蔷薇的藤蔓攀上文人的砚山，这草木便成了诗心的具象。这种审美情趣催生了精细的园艺技术：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随着蔷薇观赏价值逐渐被发掘，出现了专为观赏而设的“蔷薇架”。这一造景手法，至今仍常见于许多私家花园的月季花境里面。

至宋代，除了流行搭建花屋状的蔷薇架外，“蔷薇屏”这一独特的配置手法开始兴起。通常以竹木搭建篱架，牵蔷薇编结其上，形成有宽度幅屏风的花障。陆游《家园赏花》一诗中有“红云夹路蔷薇障”的句子，体现了宋人将蔷薇屏置于路径两侧，沿路径延伸的造景手法。清代的园林实例中，常见蔷薇种植于假山旁，攀援石壁生长，如徐子容“薛荔园”中的“蔷薇洞”，假山石洞口便被蔷薇缠绕，枝条间依然摇曳着“色润而香凝”的宋时风月。

要说，每朵蔷薇的染色体都藏着半部春秋。楼顶这满目泼辣辣的红粉黄紫，每片花瓣都是未写完的信笺，浮沉着汉宫秋月与唐苑春烟，寄给所有在红尘中寻找诗意栖居的归人。李德裕平泉庄的百叶蔷薇，终究没能熬过晚唐的烽烟；王宗淦《月季谱》原抄本中，52个品种里，现存不过七八。倒是我家花园里，中国古老月季品种“玉玲瓏”仍开着，花瓣仿似比记载的还多出三层——想来是千年间自己又叠出了新纹。